

“文学淮军”播台
征文 第八季

五月的阳光

鲍安顺

那年五月去看海,我伫立海滩上,任海风吹拂面颊,感觉阳光醉人,我闻到那海浪飞溅的涩味,随海风吹来,夹杂着阳光中微醺的感觉。黄昏时,那抹酡红的夕照,辉映成梦,在我眼前,在风中,那么绚烂辉煌。我在夕照下,在那弥漫的海味咸涩中,感觉自己的内心,游鱼一样快乐,幻想着在大海里游走,犹如在阳光下行走一样,步伐轻盈。

诗人海子写得多好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那诗意,让我心情开朗,犹如在五月阳光下,贴近浩瀚大海,感受生机盎然,那情留余香的,是天地光华,人心至美,生命的心驰神往。我还想,承载五月阳光的,是海浪声声,有着几分厚重的海味,浪花的笑容,犹如爱人亲切的微笑,像蜜汁一样,在我口里轻漾,那么轻柔美好。我感觉,五月里的阳光,洒满了天地,让我仿佛看见草原的栅栏,雪白的羊群,大地上挥镰人在麦地里佝偻着的身影,还有远逝的村庄山岗上,那些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。是呀,五月的阳光,它给了我温馨的感觉,温存的诗意,让我心情舒畅。多好呀,我们幸福地沐浴在阳光下,看着大海,情思飞扬,感觉那青春的脚步,有了行走的方向。

那句俗语说得好,五月天里乱穿衣。是呀,这是五月阳光的给予,那弥散的气象温度,让不同的人身心感应,如出一辙,无论健硕,还是羸弱,都能在五月里,抢占阳



『秤』上夏天

李秀芹

旧时,我们这里有立夏称重的习俗,立夏这天,在村场院里将2米长的大秤请出,把箩筐挂秤钩上,小孩子坐在箩筐里称体重。听母亲说,解放前农民的日子过得困苦,单填饱肚子就是难题,那时的人都精瘦精瘦的。

“立夏称体重”的习俗是从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,相传三国时司马昭消灭蜀汉后,立夏当天封后主阿斗为安乐公,当着批蜀汉降臣的面给阿斗称了体重,还说以后每年立夏都称一次,保证阿斗年年体重不减,以示未受亏待,从此“立夏称重”的习俗渐渐就在民间形成了。

还有一个说法与孙尚香有关。三国时代,苏州是孙权的势力范围。孙权对刘备借荆州不归还颇为不满,先施嫁妹之计,后又假说母亲吴国太病重,将妹妹孙尚香骗回东吴,刘备担心孙尚香在东吴过得不好,因此派使臣去东吴问候,并称体重,以判断孙尚香过得如何。结果,东吴人根本不称体重。使臣想出一个主意,在立夏那天,派人在苏州大街小巷设了大秤,小孩称了便送一只咸鸭蛋,鸭蛋放在彩色丝线的小网袋里,挂在孩子脖子上。并传言说:小孩称了勾勾牵,不容易夭折,长得快;大人称了叫称心,吊胃口,不疰夏。这样大人小孩都上秤称了体重。孙尚香也非常乐意地称了体重。立夏称体重吃咸鸭蛋,这个习俗就这样流传下来。

过去生活条件不行,营养跟不

光的生命温情,舒爽高地。那五月阳光,如三月春雨一样,是生命承受的天恩,万物生存的身心享受,就像我们在海岛上漫步,去雪域高原旅游,在故乡竹林里悠闲地行走,或者去荷塘欣赏小荷露出尖尖角,在花丛中嫣然一笑。多好呀,五月的大地之上,一草一木,一人一物,一山一水,都承载着阳光的恩惠,让我们脚步变得从容不迫,心思丰盈空灵。

是呀,在五月的阳光下,我们向春天挥动告别,看着那清濛的远山,水畔返青的芦苇,还有江南旧居,鸟语花香,在那轻舟已过的万重山雾里,我们极目眺望天地风光。

有人说,五月的阳光,像母亲的笑容一样,温暖和煦,迷煞人心。也像母亲的双手,温柔体贴,打磨塑造着生活,滋养了儿女。更像母亲的心灵,犹如开阔的美丽天空,温存博大。于是在五月天,这个美好的月份里,有了一个感恩的节日,就是母亲节,这是人性至美的温情时光。是呀,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这首《游子吟》,让我们深切地感觉到,五月与母亲联系在一起。

我突然想到那首写给五月阳光的诗:“如果我拥有五月的一米阳光,那么我就是南方生长的一棵青草,如果我是五月的一片阳光,那么我就是北方的一片森林,在天地间游走,我变得博大而渺小。”

上,又无风扇空调,有些人不耐酷暑,容易患“疰夏”,夏天过后,立秋之时再称一次,比较一下体重变化,做到心中有数,好秋补一下。

每年立夏这天村里的小孩都要称一下体重,看看比去年重了多少斤。邻居二蛋14岁了,个头比去年长了一点儿,但体重还是原地踏步。二蛋家孩子多,二蛋娘又不懂持家,吃了上顿没下顿,二蛋身体又不好,能胖才怪呢。负责称重的高老伯故意给他虚报2斤,以免二蛋娘心疼自己娃。有时大人也称体重,就图称完,高老伯的那说句吉利话“明年肯定胖十斤”。

我小时候每年立夏这天也称体重,称完后,母亲把我们姐弟的体重跟去年立夏的体重对比,谁长的分量最少,赏给谁一个鸡蛋吃。我体重增长得最少,年年鸡蛋都赏给我,可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,于是将鸡蛋三分份,分给弟弟们吃,母亲每次看到,既欣慰又难过。为了立夏称重时多称一点分量,让母亲高兴,我立夏这天喝很多水,直到称完才敢上厕所。

现在立夏称重的习俗已经被淡忘,称重不再专属立夏这天,而是分散于日常。女儿天天称重,早晚各一次,孙女更是饭前称,饭后还称,称前必跑厕所一趟,“倾倒”完毕再称,胖了四两便叫苦连天喊着要减肥。现在谁再祝别人一年胖十斤,真是要翻脸的节奏。

“秤”上流年几十载,称重的意义已然不同,细细咀嚼,幸福一点点从心底冒出。



有情芍药含春泪

张正

五月的小城,属于芍药花。两千多亩的园子里,金带围、金簪刺玉、大富贵、莲台等,一百多个品种的芍药花,竞相开放,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,如楼、如冠、如盘、如碗、如蟹、如绣球,满眼是,铺天盖地。一场花的盛会。一片花的海洋。

游园的小伙伴中,有人惊呼:芍药花在流“泪”!

真的,那是在尚未开放的花骨朵上,分泌出一团团透明的胶质的液体,正像是挂在眼角的“泪”。

“有情芍药含春泪”,为什么,在缤纷的花事来临之际,芍药花会流“泪”?难道在感伤美好春日即将逝去?抑或是,深知繁华鼎盛到来的那一刻,也是走向衰败没落的开始?

触摸一下它的“泪”,像是为亲爱的人轻轻拭去伤心与委屈,抚慰她,亲昵她——它的“泪”,黏黏的。

又忍不住,亲吻了一下芍药花的“泪”。它的“泪”,不是淡而无味,也不是咸咸的,而是蜂蜜一样的清凉、甘甜。

我明白了,在这最美好的时刻,芍药花流出的,不是伤心、委屈的“泪”,而是欢喜、幸福的“泪”,就像少女接受初吻的那一刻,就像新娘披上婚纱的那一刻,就像初为人母的女人分娩阵痛的那一刻,就像我们走上人生的领奖台,事业成功的那一刻……世间的泪,并不总是咸的或苦的。

眼前,不时有蜜蜂嗡嗡飞舞。它们落在芍药花蕊上,专注的神情,忙碌的动作,如同兢兢业业的最美劳动者。

那“泪”,是不是蜜蜂在采集的花的精华?我由此觉得,蜜蜂未必是个酿造者,而只是个采集加工者,真正酿造甘甜的,还是花,眼前的即是芍药花。

芍药是仅次于牡丹的富贵之花,被称为“花中之相”,扬州有“四相簪花”的典故。扬州芍药甲天下,相传,北宋庆历五年,扬州太守韩琦设宴,邀请王安石、王珪、陈升之三人,饮酒赏花。席间,韩琦剪下四朵金缠腰(金带围),每人头上插了一朵。神奇得很,此后的三十年中,这四人先后做了宰相。

这个故事,同样曾在扬州做过官的北宋科学家沈括,在他的著作《梦溪笔谈·补笔谈》中有记载:时至清初,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黄慎以此为题材,绘制了条轴《四相簪花图》和扇面《金带围图》,可见影响久远。

如此说来,芍药的富贵之气,不仅仅在于它形的艳丽、“泪”的甘甜,还有它关于美好愿景的文化内涵。

从芍药园出来,心里甜甜的。每一位游人的脸,都欢欣如芍药花的模样。